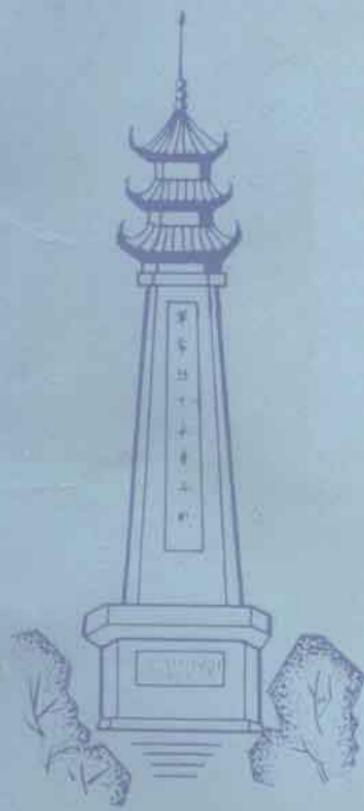


18.09



第四辑

汝城文史资料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汝城县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

封面设计：子君

封面题字：袁福寿

· 内部发行 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

印张：2.8 页数：85

印数：1 —— 1200 册 1991年10月印

湘汝准印字〔1991〕第3号

汝城县印刷厂印制

汝城县三届政协 文史资料委员会成员

(以姓氏笔划为序)

尹友维	方世飞	叶昶生	朱孝强	朱杰雄
宋棒林	范名槐	赵远光	袁辅情	黄庆熊
顾 问	朱庶民	陈名俊		

主	编	袁福寿		
编	辑	朱孝强	朱良雄	肖晓明
校	对	朱孝强	肖晓明	

目 录

汝城歌	朱子奇	(1)
故乡行赠师友(三首)	钟昌前	(3)
东、西边山三年游击战争	曹学杰	(5)
八面山上的黎明	杨汉林	(9)
千里萦怀清风岩	钟昌前	(15)
朱德濂头遇险记	东 戈	(18)
参加汝城剿匪片断回忆	李宙泽	(22)
怀念欧阳春同志	朱上炯	(28)
朱廷利小传	朱良泉	(32)
明朝隐士朱璇与飞云台	方世飞	(34)
何其朗罪恶史一斑	何学彭供稿 何秉松整理	(36)
《汝城县志》纂修源流	何 预	(46)
汝城的私塾	何金声	(52)
国民党汝城县党部纪事	朱劲生 何秉松	
	古小白	(58)

汝城科举考试鉴略	何金声	(65)
民国时期的汝城县民众教育馆	宋孝纯	(69)
厚坊岩记	任 可	(73)
程颢《春日偶成》作自汝城	朱依行	(75)
汝城《船故事》	罗邦民	(77)
南乡“筛鱼”琐谈	欧阳彬	(79)
汝城县教育之最拾零	欧阳彬	(81)

汝城歌

朱子奇

汝城人

咱们汝城人，
生来骨头硬，
风里见豪气，
火中炼丹心。
汝城山水青，
珍宝数不尽，
地热人更热，
代代出英雄。

故乡爱

跑遍寰球五十载，
乡音虽改乡情在，
十七离家七十回，
风雪难消故乡爱。

唱 凯 歌

创造又开拓，
全靠你与我；
汝城登新楼，
再来唱凯歌。

一九八九年十一月

故 乡 行 赠 师 友

钟昌前

三 首

(一)

四十七年一瞬间，
辞家外出青华颜，
梦魂常忆珠岗影，
思绪长留勾寨山，
两水相逢江面冷，
双峰对立月光寒，
亲人细看存无几，
翘首白云泪满衫！

(二)

惜别启明四九秋，
今朝有幸再重游，
清风岩内燃薪火，
明月窗前论自由，
慷慨高歌鞭腐恶，
满腔怒火斥雠仇，
当年足迹难寻觅，
溪水淙淙依旧流。

(三)

相约秋凉赴汝城，
五人老少登车程。
虎头山上怀先烈，
蝶水河边话旧情。
四十年前闹学运，
三更时刻送先生。
粤西有幸重欢叙，
桂北无缘各自行。

一九八九年四月三日

东、西边山三年游击战争

曹学杰

东、西边山，地处湘赣毗邻的罗霄山脉南端，峰峦起伏，丛山林海，纵横绵亘数百里。大革命以来，这里年年征战，岁岁烽烟。

1934年10月，中央苏区主力红军长征北上后，蒋介石调集重兵猖狂围剿中央苏区。为此，红军留守部队化整为零，分批突围转战到湘、赣、粤边界开展游击活动。

1935年春，赣南省军区司令员蔡会文率红军留守部队突围战士，转战到汝城、桂东、崇义交界的东边山，开拓湘、赣、粤边区游击根据地。①接着，游世雄率领一连红军战士从赣、粤边的北山也转战到达东边山与蔡会文部汇合。此后不久，成立了“湘、赣、粤边区游击队”，蔡会文任支队长兼政委，游世雄为副政委。②

为了开辟游击根据地和恢复战斗力，支队分别到湘南的资兴、汝城、桂东，赣南的崇义、上犹、遂川，粤北的南雄、始兴、仁化等县发动群众，组织武装，发展党组织，建立根据地。同时，寻找战斗中失散的战士归队。如：在酃县找到了湘赣省酃县工委周里二、三十人；在资兴、汝城、桂东边界的八面山、西边山找到了湘赣省独立第五团失散的一个连；在牛皮江找到了散藏深山大林中的红四团顾星奎20余名战士。不料，突遭龚楚、李宗保叛变武装的

袭击。支队被冲散了一部分。在此情况下，游世雄根据支队决定率领一排战士到西边山开辟游击新区。时过不久，组建了西边山游击大队，他兼大队政委，赵书良任大队长。③蔡会文则率部返回东边山与方维夏、陈山开展游击活动。

东、西边山游击区的壮大发展，震惊了敌人。国民党迫不及待从广东调来铁甲兵教导团，从江西调来铲共团，从湖南调来保安19团和衡阳警备营，配合汝城、桂东、崇义等县“铲共义勇队”约三个师兵力，大举进攻东、西边山。蔡会文率部身先士卒，英勇奋战，给敌军以重创，然终因敌众我寡，我军伤亡惨重，蔡会文在战斗中壮烈牺牲，幸存的30余人分途转到西边山游世雄部。在这逆转的形势下，游世雄运用时而集中，时而分散，时而活动，时而隐蔽的灵活机动的战术，继续在西边山和东边山一带坚持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。

（一）反“围剿”

西边山游击大队，远离长征的红军主力，跟油山、北山游击中心区和其他游击区失去了联系，但敌军摸不清游击队的虚实，仍以数十倍的兵力，猖狂向西边山游击大队进行“围剿”，企图扑灭革命火种。

1936年秋，资兴、汝城、桂东三县800多敌军结集西边山吊狗寨，布防包围圈，胡凤璋亲自上山督战，经过一天战斗，我游击队冲溃敌军包围圈，缴获步枪若干支，击毙敌官兵5名，游击队无一伤亡。

1937年夏，“围剿”与反“围剿”的战斗更加激烈。资兴、汝城、桂东、崇义等县数千敌兵集中西边山大举

“围剿”游击队。这一恶战，使我部不少战士倒在血泊之中；游世雄同志的妻子范慧香在松坑桥中弹阵亡，敌人割下她的头颅示众各县，还将她背上的婴儿抢走作为人质，企图迫使游世雄放下武器。

（二）反搜山

敌人除军事上进行“围剿”外，还组织所谓听声队、跟脚队、看烟队窜到山上反复搜查。因此，游击队昼伏夜行，行军时不走大路，也不走小路，而向无路的山上攀援，以免暴露目标；煮饭烧火时，做到白天不冒烟，夜晚不透光；有时故意将鞋倒穿，留下脚印，或丢下行军用物，使敌人错乱跟踪，陷入密林深壑之中捉迷藏。

（三）反“欺骗”

在赤白交界区，由于敌人的封锁和欺骗，群众对游击队产生了对立情绪。为了争取群众，游击队边反“围剿”，边宣传发动。通过反复的政治思想工作，群众觉醒了，成为了游击队的贴心人，如西边山椿树坪农妇郭名顺隐藏山洞为游击队缝制军服一百余套；东边山雪溪垅的张宝冒着生命危险把伤、病员隐藏家里，寻找草药，精心治疗；东瓜盘的群众听到游击队被山洪围困，立即把粮、盐等物资用油布包着，装在木筏上，让河水冲到游击队驻地。尽管敌人心狠手辣，对游击队却无可奈何。

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，粉碎了敌军一次又一次的“围剿”，巩固了革命根据地，保存了革命火种，迎来了胜利曙光。1937年“卢沟桥事变”后，游世雄根据项英、陈毅的指示，带领西边山游击队开赴抗日前线，成为新四军一支英勇善战的英雄部队。

注：①陈丕显著作《赣南三年游击战争》。

②游世雄档案资料。

③顾星奎采访资料。

八面山上的黎明

杨汉林

一九三六年初，红军湘粤赣游击队历尽艰难曲折，来到了八面山中。

八面山位于湘南的桂东、资兴、汝城三县边界。这里的群众素有革命传统，群众条件很好，同时此处山高林密，沟壑纵横，地势十分险要，便于开展游击战争。红军湘粤赣游击队于一九三五年三月成立后，即由北山出发，转战来到这里。一路上，敌人天天跟在后面“追剿”，部队不断遭受挫折，一些不坚定的分子动摇、叛变了。尤其是叛徒龚楚和李宗保带领敌人的两次袭击，使我们受到了严重的损失，支队长兼政委蔡会文同志在指挥部队突围时不幸牺牲。九月以后，我们又与陈毅同志失去了联系。后来，虽然成立了湘南特委，统一领导湘南地区的斗争，但是，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和“清剿”，不久，我们便与特委失去了联系。从此以后，湘粤赣游击队的一部分（主力已随特委走了），便在新成立的资（兴）汝（城）桂（东）县委领导下，坚持八面山地区的斗争。

在那些日子里，我们是多么盼望着上级党的领导啊！我们曾派人前往北山去寻找陈毅同志，也曾千方百计想和湘南特委取得联系，可是，所有的努力都落空了。虽然如此，但我们仍然深信上级党委是不会忘记我们的。

一天，曾昭墟同志带领一部分部队，正在天仙河一带活动，忽然，桃寮村的一位群众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：“同志哥，我们村来了一个人，到处打听红军游击队下落，我们感到蹊跷，特来报告。”

这是个什么人呢？同志们听后便纷纷议论起来。有的说：“一定是个侦探，要不然，怎么大白日打听红军游击队呢？”也有的说：“要是叛徒，我一定要亲手宰了他。”还有的说：“说不定是上级党派来和我们联系的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该多好啊！”言词里充满着对上级党组织的怀念。

不一会，那个形迹可疑的人被带来了。一见面，他就自我介绍，说他是湖南省人，原在一方面军工作，红军长征到达毛儿盖以后，因为与留在湘黔边境的一支部队断了联系，所以上级特地派他回来寻找这一带游击队的下落。

“怎么找到这里来了？这里不是湘黔边境啊！”同志们并不相信，继续盘问着。

那人不慌不忙地回答道：“是啊，我从黔东找到湘西，找来找去找不到部队。后来在国民党报纸上看到八面山有大股红军游击队。我想，只要找到红军，事情就好办了，因此，我就来到了这里！”为了说明自己的身份，他又扯起衣角，露出胸前的一块伤疤，说是和白军作战时负伤的。

伤口是不足为凭的，谁被枪打过了都会留下伤疤。虽说他讲得有头有尾，合情合理，但是，他既无一方面军的证明，又无特委、县委的介绍信。在这以前，敌人不是玩弄过多次类似的花招吗？严酷的现实，血的教训，不能不

使我们提高警惕。经过研究，决定暂时把他留下，观察一段时间再说。

这个人开始好象对我们还存有戒心。过了几天，他就无拘无束了，并且经常给我们讲主力红军巧渡金沙江、强渡大渡河的故事，还给我们唱长征歌曲。战士们都被他吸引住了，很快就学会了那些歌子。于是，八面山中也荡漾起红军长征的歌声：

金沙江流水闪金光，
胜利的红军要渡江，
不怕它水深河流急，
更不怕山高路又长，
红军勇往直前。
……。

这些故事和歌曲，把我们的心和北上的主力红军紧紧地联结在一起。久而久之，大家对那人的疑虑也渐渐消除了。

可是不久，一个新的疑问出现了。

有一次，雨夜行军后，大家都在忙着晒衣服，唯有他依然穿着那件湿衣服。同志们怕他着了凉，劝他脱下来晒一晒。他却借口说：“穿湿衣服习惯了，没关系！”这事立刻引起了我们的注意。联想到他平时睡觉从来不脱衣服，也从未换过衣服，就更使大家怀疑。一天，曾昭墟同志把他叫了去，开门见山地把问题提了出来。开始，他还吞吞吐吐，不愿回答，后来实在没有办法，才答应把秘密告诉曾昭墟同志，但提出一个条件，要求曾昭墟同志一定保守秘密，不再告诉第二个人。曾昭墟同志答应后，他从衣服

的衬里显示出密写的电报密码，原来他是给湘黔边境活动的那支部队送新密码的。

怀疑完全消除了，我们对他更加亲近了，经常向他打听目前形势和党中央的近况。从他那里，我们知道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，知道了党的“八一宣言”和毛儿盖会议的精神。他告诉我们，革命高潮即将到来，目前，党的主张就是团结全国人民一致抗日。

所有这些消息，对远离党的领导、处于极端艰难环境中的我们听来，是多么振奋人心啊！它不仅给了我们无限力量，而且使我们犹如航行在暴风雨中的小舟忽然看到了灯塔，看到了希望。

此后，我们对当前的形势更加关注。我们设法从白区买来大量的报纸，贪婪地读着上面的新闻，以便从敌人的反动宣传中揣摸形势的变化与发展，了解党的主张和政策。后来，果然从报纸上看到了毛主席和中央红军到达了陕北的消息。根据对形势的分析，我们觉得那位同志所说的一切情况都是真实的，因此也就完全信任了他，并依照他的意见，通过关系，把他送到资兴城。后来，他由资兴转道，继续完成原定的任务去了，可惜的是，竟把他的名字也忘记了，而且此后再也没有见到过他。

根据新的形势，我们的斗争也作了适时的转变。我们提出了“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，保卫中华民族的生存”，“我们是工农的军队，也是抗日的军队”等口号。每到一地，墙壁上、松树上，到处都留下了号召抗日救国的标语。我们还把写在竹片上的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”“抗日则胜，不抗日则亡！”“停止内战，一致对外！”